



侯红琴：“梅花”香自苦寒来

梨园花开新时代 古韵新声向未来

名角面对面

非常温和、十分亲切，嘴角弯弯，总是带着笑意……初见侯红琴，就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，她不动声色地说着“梅花奖”、“三意社”和秦腔，从幼时考上周至县戏校，再到西安艺术学校深造；由一名秦腔“小白”，到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，再到百年秦腔剧社三意社掌门人……你很难想象，眼前的她已经在秦腔艺术园地里默默耕耘了近四十个春秋，不仅是戏曲演员，更是一名管理者，她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完全融入了秦腔艺术的血脉。

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者 杨佳薇
李春炜/文 王建/图

感受“北方戏窝子”的热情

“这是我第一次到石家庄来。”4月30日，见到侯红琴时，她刚赶到河北杂技团天缘剧场，化妆间里，她正走着她最熟悉的流程，对于第一次来到石家庄的舞台，她有些兴奋也有些遗憾，“兴奋的是终于带着我们自己的剧目来了，遗憾的是，这次是学生的专场，我可能不唱。”

侯红琴这次带着三意社的看家戏《火焰驹》参加全国戏曲(北方片)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活动，不过作为折子戏专场——“青年戏曲人才展演”，上场表演的是她的学生齐家乐，“她刚刚20岁出头，很优秀，虽然我不上场唱，但是我也会上台介绍一下剧目，能参加就觉得很荣幸了，对于他们年轻人来说，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”

侯红琴把这次到石家庄演出看成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在她看来，被称为“北方戏窝子”的河北，是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，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大半部中国戏曲史，一直很想来。“传统历史文化艺术，是我们的根，是我们的魂，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去县里、村里演出，能来到‘北方戏窝子’演出，真的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希望更多人能看见。”侯红琴说，这次会演也为戏曲院团特别是基层院团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，也是演职员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。

“河北的戏迷真的不少。”侯红琴走进天缘剧场时，听见观众的议论：“今晚有秦腔，是我最喜欢的。”跟着秦腔长大的侯红琴，没有想到，在石家庄还能有这么喜欢秦腔的观众，而且还不止一两个，“我在石家庄还有个老朋友呢，他一直听我的戏，我们联系已经有好多年了，这次才知道他就是石家庄人。”

这样的感受，侯红琴在演出时经常会有，今年春节期间，侯红琴领着西安三意社百余位演职人员不辞辛苦，辗转陕西西安、宝鸡、富平等多地，43天92场轮番演出，送去一场场秦腔“盛宴”。“天气很冷，我们在台上冻得发抖，可是我看见台下盖着棉被坚持看戏的观众，我心里是暖暖的。”

石家庄演出当晚，这位石家庄“铁杆粉丝”也来到了现场，20多岁的小伙子对戏曲的热爱，让侯红琴特别开心，“我一定会再来河北的，这里的戏曲氛围很好。”



侯红琴演出剧照



人物档案

侯红琴，国家一级演员，曾获中国戏剧第十七届“梅花奖”、第三十届上海戏剧“白玉兰奖”、中国第八届戏剧节“优秀表演奖”等。现任西安三意社党支部书记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，肖玉玲大师秦腔非物质文化遗产流派传承人。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、陕西省首届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工作者等荣誉。

融入人生血脉的秦腔

说起自己的戏曲人生，侯红琴觉得自己是“幸运”的，没有太多的曲折，没走太多的弯路，生长在美丽的戏剧之乡周至，从小就被萦绕身边的戏曲气氛所感染。在父亲的支持下，1984年她如愿考上了周至戏校，一年后，考上西安市艺术学校，由此开启了自己的秦腔生涯。

因为热爱，在校期间，侯红琴是最刻苦的那个，却乐在其中，从不觉得是吃苦，侯红琴的唱腔不仅继承了秦腔传统唱腔的风味，而且唱得轻松流畅，自然优美，赋予了秦腔传统唱腔以时代感。1987年，还在西安艺术学校上学的侯红琴首次亮相陕西省戏曲春晚，一曲秦腔《三娘教子》唱罢，新式的表演令三秦观众眼前一亮。

“一曲唱罢，似乎一夜间就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。”侯红琴感慨，自己的秦腔艺术之路上，每一步都走得幸运而踏实，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肖玉玲先生成了她“如何唱戏，如何做戏”的职业航程引路人，肖玉玲为侯红琴亲自教授了《苏三起解》《表花》《探窑》等传统经典折子戏，“先生不仅教会了我如何唱戏，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如何做戏。”

1991年，侯红琴与西安市艺校20多个成绩优异的同学一同被分配到了西安三意社，刚进三意社，就排演了《法门寺》《玉堂春》《三娘教子》《狸猫换太子》，以及《少帝轶事》《曲江情》等戏，让大家在“实战”中得到精进与锤炼。

1997年，在时任团长樊允哲先生的倡导下，三意社推出青春版《火焰驹》，侯红琴在剧中饰演女主角黄桂英。与生俱来的天赋，加上长久的学习与积淀，让侯红琴的表演在“黄桂英”身上完全爆发——她对人物的塑造合乎规范、合乎章法，而且感情到位，精神到位，演出了黄桂英的内气气质和思想个性。举手投足、撩衣拂袖，甚或摇头、掩面、左顾右盼，都是那样地巧妙、自如、优雅脱俗，令人恍觉黄桂英这个艺术形象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物，以至于很多戏迷见了侯红琴就说，“黄桂英来了！”

当年的青春版《火焰驹》排出后，不仅在西北各地公演，更作为陕西优秀剧目进京献礼演出。也正是这部成为三意社“看家戏”的作品，让侯红琴一举夺得了第十七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。

这一年，侯红琴还不到29岁。“我当然是幸运的，但是每份幸运的背后都有艰苦的付出。”只有她自己知道，职业生涯高光时刻的背后是在排练场的砖地一跪就是半个小时、腿上绑着沙袋练习跑圆场时光，是把秦腔融入人生血脉的坚持。

说走就走的演出行囊

2005年，秦腔名角侯红琴成为百年秦腔剧社三意社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，这一年她刚30多岁。

“其实是有过犹豫的，我是一个不大爱操心的人，从小到大，就是唱戏，可以说从不闻窗外事。”侯红琴说，可是，她心里也深深明白：从学校毕业到今天，她的成绩都是秦腔给的，“我要把多年的积累用在秦腔事业的发扬光大上，而这只做演员是远远不够的。”

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，但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，陕西地方戏曲却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。“我希望尽自己所能推动秦腔这门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具时代性，并将这一古老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。”

这些年来，侯红琴的办公室有两件必备物件，一张钢丝床，另一件是行李箱，里面备有春夏秋冬的衣物，是她随时说走就走的演出行囊。“我的生活就是在外面演出，我的朋友笑言，我女儿知道的妈妈的味道，可能就是方便面的味道。”

愧疚是有的，但一边是戏迷如火般的热情，一边是秦腔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，侯红琴想追赶的是时间，“一方面我希望更多出去演出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，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将舞台让给有才华的年轻人。这次来石家庄参加会演，也是希望带带学生。”看着齐家乐在台上的表演，侯红琴满是感慨：时代变了，能坚守的戏曲演员，真的是一种热爱，“戏曲演员非常艰苦，他们从十一二岁就踏上这个事业的道路，为此他们放弃了很多，把最宝贵的年华投入科班学习，可是时代的变化，让他们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。”

“这些年，三意社排的很多新戏大戏，也是年轻人挑大梁，有时候，我还会在台下当‘绿叶’给他们伴唱。《火焰驹》这个剧目是我的剧目，也是家乐的剧目。”侯红琴说，今年三意社准备与陕西师范大学联合创建戏剧研习班，为秦腔舞台培养更多的德才兼备年轻人才，育新人、兴文化、凝合力，把秦腔艺术品牌越擦越亮。“传统民族文化艺术，是我们的根我们的魂，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秦腔演艺人才的培养，给人才提供学习平台，提高他们的待遇，促进传统文化发扬光大。”